

汉语方言时体系统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

HANYU FANGYAN SHITI WENTI XIN TANSUO

主 编 / 卢小群 李 蓝
副主编 / 韩 琳 杨吉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汉语方言时体系统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

HANYU FANGYAN SHITI WENTI XIN TANSUO

主 编 / 卢小群 李 蓝
副主编 / 韩 琳 杨吉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卢小群等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60 - 0814 - 5

I. ①汉… II. ①卢… III. ①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581 号

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

主 编 卢小群 李 蓝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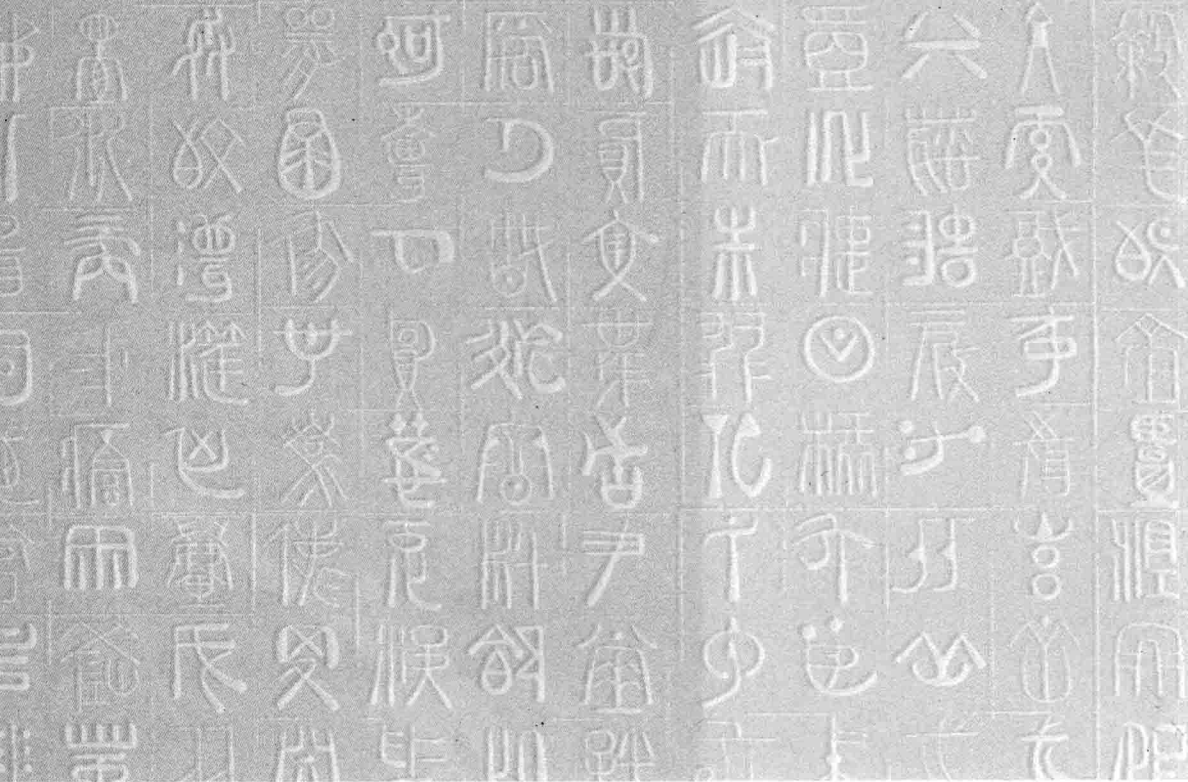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814 - 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

庆祝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五十周年！

序

三十多年前读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其中第十三章“时间”，先讨论时间词，而后讨论“三时”，最后讨论“动相”，并且把“动相”分为方事相、既事相、起事相、继事相、先事相、后事相、短时相、屡发相、反复相等九种。这里说的“时相”大致相当于现在讨论语法的时候经常说到的“时态”或“时体”，“相”相当于“态”或“体”（有的语法书也称为“体貌”等）。

我以为吕叔湘先生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相关方面都说清楚了。后来再读书的时候，虽然也看到有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个现象的，例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提出的汉语“有体无时”说，但好像并没引起太多的争议。所以总以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加上我也不是专门关注语法的，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不过世事难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时体的问题逐渐演变成语法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并且很快地就跟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引起语法学界和方言学界许多学者的兴趣。例如：

1993年暑期，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以“动词的体”为专题的方言语法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就以《动词的体》为名，于1996年4月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

1994年10月，也有十几位中青年学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中心议题也是动词的时体问题。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编辑成《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于1996年12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5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伍云姬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湖南方言语法系列”科研项目组，首先关注的还是湖南汉语方言的时体问题。其中的有关论文结集为《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于1996年12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两次专题的讨论会、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三本颇有分量的论文

集，如此集中地关注汉语方言的时体表现，说明这个问题在汉语的语法研究，特别是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之后发表或出版的很多论著，继续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其势头似乎有增无减。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了201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汉语方言时体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国内外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的80多位专家学者，他们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领域都是作出过一定成绩或重要贡献的，其中的很多对方言的时体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就我所知，这次研讨会比之于以往的几次研讨会，对于汉语方言时体的讨论，大概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现在看到的这本《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收录了29篇文章，就是从这次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来，再经作者精心修改编辑而成的。其中不乏精彩之作，例如李蓝研究员所作《在方言时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就很耐看，文中言内而意外，得仔细咀嚼之后，才能体会到一些真味；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所作《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体”范畴——兼谈必须充分利用我国语言资源发展语言学》一文，强调从少数民族语言的时体现象，反观汉语方言的时体问题，视角独到，发人深思。卢小群教授的会议总结发言，也说得全面周到，甚得行家风范。这样的文章很多，恕我不能一一述评。总之，读者看过本论文集之后，也许可以相信我上面说的话不是虚言。

这次研讨会我也应邀参加。可是说来惭愧，上文说过，我对于汉语的时体问题，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是“没怎么放在心上”的。后来热闹起来了，也只是在旁边看看而已，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参加研究和讨论了。所以对其中的很多问题，至今都不甚了了。例如，什么是“时体”？有人说，“时”就是 tense，“体”也叫“态”，就是 aspect；又有人说，“时态”是“体”或“态”，就是 aspect，“时制”才是“时”，就是 tense；还有人说“时态”和“时制”是一回事，都是 tense。具体联系到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说法就更多了。“时”有时指称“时制”，有时指称“时态”；“体”则有更多的对应称谓，如“体貌、情貌、动相、时态、时相”等；“时体”概念有时也用“时态”予以对应。如此等等，我就经常有点弄不明白！真的很幸运，这次研讨会让我听到了一些很精彩的见解，例如本论文集里收录的史有为先

生《有关时体的若干区分及其理论思考——以常州话为主要对象》的讲话，对我想来搞清楚的一些模糊认识就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

我在研讨会上也有个很简单的发言。自知不敢大论，只能小题而作，就说说我自己的母语漳平永福方言的时体现象，而且还是举例而已，现在有幸也忝列本论文集。发言最后，有几点体会，这是就举例的现象仔细体会琢磨过的。重新罗列如下：

1. 汉语方言是有时体的。“时”和“体”是不同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提出的汉语“有体无时”说，可能有缺陷。

2. 汉语方言的时体面貌如何，要从个别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始。笼统地说汉语方言的时体目前是有困难的，更不能以北京话的时体来套框框。

3. 讨论汉语方言的时体，要从表示时点的词语组合开始，然后考察时间过程的句子。句子的手段、句子的结构和语义特征是研究汉语方言时体的关键。

4. 就时体的表现来看，时点的词语组合所表现的时体可能是个体的、显性的、清晰的；句子所表现的时体可能是综合的、隐性的、模糊的。其实在语言生活里，模糊是一个重要特点。

5. 汉语方言的时体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共性反映了汉语方言的一致性特征，个性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分歧性特征。

不知是否？中心惴惴。敬请读者教我！

遵照论文编委会的嘱咐，写了以上题内题外的心得和体会，姑为之序。

张振兴

2014年7月19日于北京康城花园

目 录

在方言时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李 蓝 (1)
古今汉语时体系统的比较	唐作藩 (5)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体”范畴	
——兼谈必须充分利用我国语言资源发展语言学	戴庆厦 (10)
关于汉语方言动词时体的研究	李如龙 (15)
有关时体的若干区分及其理论思考	
——以常州话为主要对象	史有为 (25)
福建漳平(永福)方言时体举例	张振兴 (53)
赣语岳西话“V着(O)了”里“了”的性质及其参照作用	
——兼论唐五代“VO了”中的“了”	储泽祥 (60)
从认知的角度看鄂东方言的长时量	陈淑梅 (70)
新疆汉语方言里的“上、下”	陈志国 董印其 (89)
淮北方言动词及形容词的体	郭 辉 (100)
从魏晋南北朝汉译佛典“动+著”结构看时体助词“着”的 来源	韩 琳 (110)
台湾客家话的短时貌标记「下」	
——从动量词到状态/程度补语标记	江敏华 (130)
广西粤方言的完成体和已然体标记	林 亦 (157)
老北京土话中的助词“喽”	卢小群 (167)
晋语汾阳话时体助词“咧 ₁ ”“咧 ₂ ”	李卫锋 (179)
陕西三原方言过去时助词“来”的语法化	刘 珂 (189)
老派杭州方言时体系统举例	史皓元 (201)

山西方言体态系统的特点

——以盂县方言和临猗方言为例	史秀菊 (211)
关中(永寿)方言的完成体	唐正大 (229)
从崇明话、海门话表完成的“个、个特”说起	王洪钟 张惠英 (243)
北方方言中“呢”“哩”关系的特点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吴继章 (252)
福建仙游方言的“了”“嘞”“咗”	王 丽 (260)
临沂莒南话体貌助词“滴”	王艳艳 (271)
泰如话与“啊”相关的几类持续体标记及其层次	汪如东 (280)
湖北英山方言的“在、在里”及其语法化	项 菊 (292)
云南方言体助词“掉”与共同语体助词“了”的用法 比较	杨吉春 (301)
广东澄海闽语的进行体和持续体	张燕洁 (309)
当涂湖阳方言的体貌标记“啊”[a ⁰]	郑 伟 (321)
时体的心理结构与思想实验	赵 强 (330)
关于汉语方言时体问题再讨论 ——“汉语方言时体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娄 育 (338)
后 记	(359)

在方言时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李 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时体问题，不但是语言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学语言”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学英语、法语等外语。当你学这些语言时，时态的学习、理解和运用，可以说就是考察你的外语水平的基本条件、关键条件。这些语言中的时体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语言问题，和语法学家信仰什么语法体系没有关系。

但在学习汉语和汉语语言科学研究中，对汉语有没有时和体，汉语的时体究竟属于什么语法体系，我基本上就不太懂了。小时候学母语，大了学普通话，写文章，搞方言语法调查，都感觉不到时啊、体啊这种问题。这里有三个句子：

昨天星期五。今天星期六。明天就是星期天了。

从时间说，星期五已经过去，比照英语的说法，第一个句子要用过去时来表达；今天，正在进行，处于正在进行的状态；明天还没有到，属于未来，将来时。但是，这三个句子，前两个没有动词，第三个有个“了”。说普通话一般都这么说（换成大多数汉语方言大概也差不多）。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要拿这个问题来问语言学家：这个“了”是什么“时”，是什么“体”？具有什么语言功能？什么语法意义？是表完成？完结？实现？确认？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语气标记”？那就热闹了。相信已有很多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很难说有一种说法能把“了”的各种用法真正解释得让人心服口服。

我写过两本比较完整的描写某种方言语法的书，一本是《贵阳话音档》，一本是《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都没有使用时体概念，出版后好像也没有遭受语法描写不准确的批评。

因为大会通知我要准备一个发言，赶鸭子上架呢，就临时抱佛脚，看点时体研究的文章和书。1996年《动词的体》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影响比

较大，一些评论甚至认为这是继《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来最重要的汉语语法学著作之一。1998年《汉语学习》第四期上有一篇评述现代汉语时体研究的文章，作者的水平很高，一开头就写得很精彩，于是就产生一个期待，以为作者会评价一下《动词的体》。但非常遗憾，这篇评述现代汉语时体问题研究的文章只字未提《动词的体》。

这使我想到两件事。一是朱德熙先生对北京话“的”的研究。“说‘的’”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引发了许多讨论并转变了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二十年后，朱德熙先生1992年11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上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1961年写《说“的”》，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的”字应该三分。要是当时讨论的不是北京话而是某种方言，比如说是广州话，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广州话三个“的”不同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可是我是在《说“的”》发表之后二十年才去观察广州话的。不但如此，当时批评《说“的”》的文章也只是批评它不提历史，不批评它不提方言。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心目中简直没有方言语法研究这回事。

另一件事和我最近研究的处置式和“把”字句有关。根据结构形式和语义特征，近代汉语研究的专家把白话文献中的处置式分成三式六种：

甲 广义处置式。下分A处置给、B处置作、C处置到三种小类。

广义处置式动词的动作性不强，动词后带有宾语，处置义比较弱。

乙 狭义处置式。动词谓语为及物动词，往往有补语，处置性比较强。下分为D型、E型两种语。

丙 致使义处置式。这种处置式中的介词宾语不是受事，而是当事或施事，整个结构有一种致使义。

处置式三分，被认为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之一，并迅速影响到汉语方言学界，有一些研究汉语方言处置句的论著就直接引用近代汉语处置式三式六种的框架来分析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

和“的”字三分一样，如果是先研究汉语方言的处置式，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参考近代汉语处置式三分的论文。请看河南浚县（《浚县方言语法研究》，辛永芬，中华书局，2006年）的例子：

1) 一般的处置式用“在”：你在作业写完再出去玩。

2) 处置义强的处置式用“弄”: 弄窗户关住吧。

3) 表示“对待”义的处置式用“把”: 你能把我咋着?(你能把我怎么样)

4) 致使义的处置句用“叫”: 叫小王儿听迷了。(把小王听入迷了)

尽管这些处置标记的来源可能不同,但这些处置标记在浚县方言中已自然形成四分状态,不同的处置式选用不同的处置标记。显而易见,这和广州话中和北京话对应的三种“的”使用三个不同的读音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汉语处置式应该而且可以四分呢。

很清楚,如果先调查研究好浚县的处置标记和处置句式,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出发点,给现代汉语方言中形形色色的处置式分好类。

我在2004年语言所的高研演讲中曾说过一段话,今年五月在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做学术报告时我又重复了这段话:

从甲骨文算起,汉语有历时四千年的文献资料,这在全世界的语言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关记载,汉语从古到今,既有以国都地区为中心的“雅言”,也有分布在四面八方的“方俗之语”;两千年前,汉语就有了调查研究方言词汇的学术专著;从秦大规模开发岭南开始到宋朝南迁,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南迁,直接影响了南方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大大小小的方言中,最古老的是闽语,大约是秦汉时期形成的;最年轻的汉语方言是形成于1950年代的新疆“兵团话”。这两种方言的年龄大约悬殊两千岁。同时,各地汉语方言的语言环境又各不相同。大体说来,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密切接触,西南地区的汉语方言与藏缅、苗瑶、侗台等语言有密切接触,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与东南亚的各种语言有密切接触。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由于汉语方言文献丰富,历史悠久,使用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从古到今都有和其他语言接触的历史,再加上不同时代的移民,还有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汉语方言语法复杂多变完全是必然的,正常的。我们根本不必为此大惊小怪。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创始人、《方言》杂志的创办者李荣先生常说:汉语方言的事实实在是太丰富了,而我们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多多关注纷繁复杂的汉语方言,深入调查,深入研究,深入挖掘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我相信,不管是处置式还是

时体问题，大家都不会失望的。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李 蓝

2012 年 11 月 11 日

古今汉语时体系统的比较

唐作藩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共同语与各地方言大都有一套时体或情貌系统，古汉语里是否也有时体（情貌）系统？过去一些古汉语语法著述中似很少有讨论过这一问题的。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探讨一下，以抛砖引玉。

印欧语里，动词常以不同形式变化表示各种时或时态（tense）和体或体貌（aspect），如英语有过去时（态）、现代时（态）、将来时（态）和完成体、未完成体。汉语基本上不是有形态变化的屈折语，而是所谓“孤立语”或称“词根语”，没有表示这种“时”（tense）的形态变化或附加成分，但有用虚词表示的体貌或情貌（aspects）。据王力先生研究，“中国语（指现代汉语）的情貌可分为七种^①”即：

1. 普通貌（common aspect）。这是不用情貌成分的。例如“我明日再来”。（24）
2. 进行貌（progressive aspect）。用虚词“着”表示。例如“凤姐儿正数着钱”。（47）
3. 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用虚词“了”表示。例如“凤姐洗了手，换了衣服”。（15）
4. 近过去貌（recent aspect）。用“来着”表示。例如“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师父夸你来着”。（88）
5. 开始貌（inchoative aspect）。用“起来”表示。例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29）又“起来”中间可以插入宾语，例如“说着，只见那丫头纺起线来”。（15）

^①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第三章“语法成分”，举例都用《红楼梦》（例句后边括号内的数字指章回数）。又《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又《中国现代语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情貌”。《王力文集》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6. 继续貌 (successive aspect)。用“下去”表示。例如“你这样办下去, 一定会有成绩的”。
7. 短时貌 (transitory aspect)。用动词重叠表示。例如“你要记得, 何不念念, 我们听听?” (52)

以上七种中, 第一种无情貌可言, 所以现代汉语里实际只有六种情貌。

汉语方言里一般也是有一套情貌或时体系统。例如我的家乡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 (属于老式湘方言), 动词的情貌系统 (时体) 有五种^①, 即:

1. 开始貌, 用“起来”, 如“他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或“天又下起雨来了”。
2. 继续貌, 用“落去”, 相当于普通话的“下去”。如“他讲的白话 (故事) 很有味, 要他讲落去”。
3. 短时貌, 用动词的重叠表示, 如“你讲讲, 我伢 (我们) 听听”。但也可用“一下”作补语表示, 如“我就讲一下”, “你去晒一下” (睡一会儿)。

以上三种, 和普通话基本相同。

4. 进行貌, 普通话用“着”, 黄桥镇方言用“倒”字。如“爹爹 [dia-dia] 正在写倒字, 冒得空带你去哈” (爸爸正在写 (着) 字, 没空带你去玩儿)。
5. 完成貌, 普通话用“了”, 黄桥镇方言用“呱”字。如“我吃呱饭再来”。

黄桥镇方言没有如普通话那种专用于动词后“来着”之类所表示的过去貌, 一般只用时间副词置于动词之前作状语。如“他客公爷爷 (他外公) 张张 (刚刚) 走了”。

古代汉语里也有一套表示情貌系统的语法成分。过去一般只是作为虚词或虚词用法进行分析研究。据我了解, 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 (Edwin G. Pulleyblank) 先生曾从“体貌”角度探讨过古汉语中有关的一些虚

^① 唐作藩:《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语言学论丛》(第4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

词^①。蒲氏认为古汉语的“体”既表现在动词句法上，又表现在对句末小品词所表不同句子类型的区分上。首先是以动词前的小品词表示动作行为的“体”，如表示完成体的小品词“既”和“已”。《书经·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诗经·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孟子·梁惠王上》：“兵刃既接。”^②（甲骨文中已有“既”字，如“亥贞：咸既祭？”——甲骨文合集 33440^③）《庄子·胠篋》：“圣人已死。”《史记·高祖本纪》：“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已”字比较晚出，但其生命力最强，一直使用到现代，并可与“了”并用。如“他已（已经）来了”。

古汉语里句末语气词“矣”也有表示完成体的作用。例如：《孟子·公孙丑上》：“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而且常和副词“既”、“已”并用。例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论语·微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孟子·万章上》：“年已七十矣。”这种句式现代汉语也已继承下来，它用的是“了”字：“他已七十岁了”，或用两个“了”字：“他（已）吃了饭了（啦）”（“啦”相当于“了”和“啊”）。

“已”作为语气词用于句尾也有表示完成体的语法意义。例如《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史记·货殖列传》：“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已”与“矣”两个语气词还可以连用，以加强完成体的语气。例如《论语·学而》：“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了啊”。

古代汉语里表示过去体貌的虚词有副词“尝（嘗）”、“曾（céng）”。例如《孟子·万章下》：“然而轲也，尝闻其略。”《庄子·徐无鬼》：“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公羊传·闵公元年》：“庄公存之时，（邓扈）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① 蒲立本著、孙景涛译：《古汉语语法纲要（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第12章 体、时、语气。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年。原著于1995年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本文引例还参考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所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③ 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曾”字表过去貌，一直使用到现在。例如《搜神后记》卷二：“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王维《老将行》：“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梦溪笔谈·异事》：“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现代的例子：“三十年前他曾去过南沙群岛。”

唐代起又产生了“曾经”，例如卢照邻《长安古意》诗：“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李白《把酒问月》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现代的例子，“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见过面”。

古汉语里也有近过去貌，用时间副词“方”作状语，义为“方才”、“刚刚”。例如《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苏轼《石钟山记》：“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成语“方兴未艾”。（类似“方”字所表示的这种近过去的时体意义，还有“一并、开始、正在、正要、正当、恰好、尚且”等）。现代近过去体还继续使用“方”或“方才”如“年方十八”，又如“等到天黑，他方才回来”。

古汉语表示将来体，则用时间副词“将”或“且”字。例如《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苏轼《石钟山记》：“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孟子·滕文公上》：“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将”字现在还常用，“且”，现代只用于“而且”、“并且”、“尚且”、“暂且”、“姑且”等词义，而不用表将来了。

古汉语表示开始貌，则用“始”、“初”、“方”等。例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雝雝鸣雁，旭日始旦。”《汉书·西域传上》：“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战国策·齐策一》：“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南史·颜延之传》：“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尚书·微子》：“小民方兴，相与敌仇。”《左传·定公四年》：“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这些是时间副词用作状语，不同于用“起来”作补语的现代汉语的开始貌。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汉语的时体或情貌系统，和现代汉语即普通话的时体系统，差别比较大，即表示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如拿方言的时体系统和古汉语的比较，则可看出其间相同的地方就比较多。